

重訂王鳳洲先生會纂綱鑑卷之三

瑯琊 王世貞元美父 纂

陳仁錫明卿父 閱

吳郡 呂一經非菴父 訂

商紀

初契封商成湯因以為有天
之號至盤庚遷殷改號曰般

成湯

蔡氏曰湯順天應人而放
桀其武功成故曰成湯

名履一名天乙

夏商之禮生稱主死稱廟主皆
以帝名天亦帝也故曰天乙

主癸之子契之後也姓子氏初帝嚳次妃簡狄

祁於高禘

音

有玄鳥之祥遂生契

史記契母簡狄有娥氏女

見玄鳥墮卵吞之生契
契音薛娥音蒿玄鳥燕也

契事唐虞為司徒教

高禘玄鳥之祥

高禘玄鳥之祥

高禘玄鳥之祥

高禘玄鳥之祥

月
自氣貫

民有功封於商賜生子氏契生昭明昭明生相
土相土生昌若昌若生曹圉曹圉生冥冥生振
振生微微生報下報下生報乙報乙生報丙報
丙生壬壬壬壬生壬癸壬癸娶扶都主癸之妃見白
氣貫月意感而生天乙是爲成湯初湯之爲諸
侯也伊尹耕於有莘之野伊尹名摯力牧之後生干陳留縣南空桑
城後居伊水故曰伊又名尹者尹正也謂湯使
之正天下也至今陳留有上古空桑氏之館呂
氏春秋乃謂伊尹之母化爲空桑尹生湯使人
其中者謬也有莘古有莘城在開封府湯使人
以幣聘之任以國政因說湯以伐夏救民之事
湯進尹尹於桀桀不能用尹復歸湯湯征諸侯

爲善者
皆在王

祝解網更

葛伯不祀葛今梁國寧陵之葛鄉湯始伐之湯曰子有言

人視水見形視民知治不伊尹曰明哉言能聽

道乃進君國子民爲善者皆在王官勉哉勉哉

汝不能敬命予大罰殛之無有攸救作湯征湯

出見人張網四面而祝之曰從天墜者從地出

者從四方來者皆羅猶言遭也吾網湯曰嘻盡之矣

惜其盡取鳥獸乃解其三面止置一面更祝曰欲左者

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不用命者乃

入吾網漢南諸侯聞之曰湯德至矣及禽獸歸

之者四十餘國桀無道暴戾殘虐百姓將亡賢

臣費昌歸湯

伯翳生子二人次曰若木實費氏其玄孫曰費昌歸商爲御秦祖始

此諸侯昆吾氏爲亂

陸終子六人長曰昆吾

湯乃與師率

諸侯伊尹從湯伐昆吾昆吾既伐尹遂相湯伐

桀費昌爲御與桀戰於鳴條

地名在平陽府安邑縣

桀師

敗績湯遂放桀於南巢

卽巢縣在廬州府

諸侯大會湯

退而就諸侯之位曰天下非一家之有也惟有

道者可以處之可以治之三讓諸侯皆推湯於

是卽天子位以水德王都於亳

城名在歸德州樊文帝嘗都亳

湯自商丘遷焉故史記曰從先王居

○按堯讓天下于許由湯讓天下于十隨務光其說皆妄

誕不足信夫天下大器也舜之受禪猶在歷試諸難之後湯之卽位素爲諸侯所推服隨光何

遠

人湯處以天下讓之哉使二人
不逸去諸侯亦從湯以受之乎

乙未元祀○湯既即位反桀之事以寬治民除其邪
虐順民所喜遠近歸之乃改正朔自夏之前皆以建

寅之月爲正月湯既革夏命乃以建丑之月爲正月

又云以十月冬至爲元

首周從之未知所據

改歲曰祀行甲寅歷以水德

玉色尚白牲用白以白爲徽號服碑冠而縞衣

爲言

覆也所以覆

首縞衣色白

其圖書曰歸藏坤乾震巽坎離艮兌

歸藏

商易也先坤而後乾坤道至順常

靜而生生無爲者乃有爲之母也

初置二相以伊尹

仲虺爲之

伊尹解見上其官名曰阿衡阿者倚也衡

者平也言依倚而取平後保傳太甲故又

日保衡仲虺作誥者卽於朱也乃奚仲之

後奚仲爲夏正封于薛至仲虺爲湯左相

○湯問尹

○湯問尹

三公所以參五事
事宗

桑林禱
兩
六事自貢

曰古者所以立三公九卿大夫列士者何也尹對曰
三公者通於天道者也九卿者通於地理者也大夫
者通於人事者也列士者明於法度者也三公所以
參五事九卿所以參三公大夫所以參九卿列士所
以參大夫是謂事宗事宗不失內外若一是謂大順
也○大旱七祀太史占之曰當以人禱湯曰吾所爲
請雨者民也若以人禱吾請自當遂齋戒剪髮斷爪
素車白馬身嬰白茅以爲犧牲禱於桑林之野祝曰
無以余一人之不敏傷民之命以六事自貢曰政不
節歟民失職歟宮室崇歟女謁盛歟苞苴行歟讒夫

問堯有九年之
水湯有七年之
旱而民
不病於
水旱有
果何道
以致之
歟

昌歟言未已大兩方數千里

愚謂大星而以人禱必

而致常賜之咎者矣未有旱而可以人禱之也古者
六畜不相爲用人以祀惟見于宋襄楚靈之二君
湯何如人哉祝史設有是辭獨不知以理裁之而乃
以身爲儀而開後世用人祭祀之原乎史氏蓋爲是
說欲以著湯責躬之實云耳則書所謂萬方有罪在
予一人一言足以盡湯也夫一人之身祗之主而民
之望苟明不得罪于民幽不得罪于神則亦足以自
獻于天矣如是而天意不回則益修德政仁人事天
蓋若此耳何至于爲剪爪斷髮之虛文哉且聖人之
誠無不至而天地之化有不齊七年之間內修外禱
豈無引咎責躬之事特天之未定耳聖人之誠固自
若也七年之後蓄極而通理與數相值于是而始兩
焉史顧歸之自責之所致則是天不信湯十日之誠
而信湯一日之祝湯不能感天以自修之實而徒感
天以自責之文使後世人主一遇求○又以莊山之
旱徒紛紛于史巫則斯言之作倡矣○又以莊山之
金鑄幣救民之命管子曰湯鑄幣救通有無於四方
民之無擅賣子者

作大護
樂

以振之民始以不困○作樂曰大護

湯樂名護護也言湯之寬仁能

護生民也作諸器用之銘以爲警戒

大學盤銘是也

○初作圓取

禽獸以奉宗廟○在位十三祀崩壽一百歲太子太

丁早卒湯崩次子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大丁之子太

甲立

程子曰聖人無過湯武反之也其始未必無過所

謂如日月之食乃君子之過

熊勿軒曰嘗讀孟子至所謂湯執中立賢無方者

亦何取其義而若是乎蓋嘗放之虞夏用人不過

一二世族而已傳稱八元八愷則高辛高陽之才

周以親
親爲重

子史記禹契稷世系同所自出孔安國傳書以益
爲皐陶子皐陶則高陽才子庭堅也周以親親爲
重武王兄弟九人周公之魯康叔之衛若管若蔡
若霍若曹若郕若邾皆列爲顯諸侯召畢亦以周
同姓爲上公一時大臣之子若孫大抵各以其世
雖凡民之俊秀論於王朝不過州閭族黨之官出
長入治之職逮至春秋孔門高弟仕者不過止於
家臣一有所進則謂之遠間親新聞舊矣夫主於
賢則有德是視固不間親主於親則未必皆賢且
妨天下之賢路矣信矣立賢無方爲不易之中道

周公未
得盡行

其志

唐虞泰
和之景

家

青之通之

歲習

聖人與
時偕行

而周公亦未得盡行其志也

胡雙湖曰唐虞之時泰和之景象也禹啓之世亨

通之嘉會也夏商之末造其天時肅殺之秋乎湯

武適當其時革命之舉不容不順乎天而應乎人

矣是故天之道生於春長於夏肅殺於秋謂肅殺

非天之道不可也聖人之道揖遜於唐虞家傳於

夏禹放伐於商周謂放伐非聖人之道亦不可也

聖人初何嘗容心於其間哉與時偕行而已布昭

聖武之湯卽克寬克仁之主我武惟揚之武卽作

民父母之元后曾謂湯武果有異於堯舜禹之道

哉觀四時則知天矣觀天則知聖人矣

尊祖所以親

大紀論曰太史公記湯崩太丁蚤死外丙立二年仲王立四年相繼而崩然後伊尹立太甲非其實也何以知非其實二帝官天下定於與賢三王家天下定於立嫡立嫡者敬宗也敬宗者尊祖也尊祖者所以親親也兄死弟及非所以爲敬宗尊祖且本支亂而爭奪起矣豈親親之道哉成湯伊尹以元聖之德戮力創業乃舍嫡孫而立諸子亂倫壞制開後嗣爭奪之端乎公儀仲子舍孫而立子言偃問曰禮歟孔子曰否立孫夫孔子殷人也宜

賢君必
能遵先
王之道

問成湯
舍嫡孫
而立外
丙仲王
然歟否
歟

知其先王之故矣而不以立弟爲是此以天理知
其非者一也夫賢君必能遵先王之道不賢者反
之以殷世考之自三宗及祖乙祖甲皆立子其立
弟者盤庚耳必有所不得已也豈有諸聖賢之君
皆不遵先王之制而沃丁小甲諸中才之君反能
即此以人情知其非者二也商自沃丁始立弟太
史公陽甲之紀曰自仲丁以來廢嫡而更立諸弟
子諸弟子或爭相代立比九世亂以其世考之自
沃丁至陽甲立弟者九世則仲丁之名誤也沃丁
旣以廢嫡立諸弟子生亂爲罪則成湯未嘗立外

邵康節
極數知
來

丙仲王明矣不然是成湯首爲亂制又可罪沃丁
乎此以事實知其非者三也唐李淳風通於小數
猶能逆知帝王世數以邵康節極數知來其作皇
極經世史亦無外丙仲王名世此以歷數知其非
者四也經所傳者義也史所載者事也事有可疑
則棄事而取義可也義有可疑則假事以證義可
也若取事而無義則雖無經史可也

或問湯之伐桀也衆以爲我后不恤我家舍我穡
事而割正夏而湯告以必往是聖人之任者也文
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是聖人之清者也

龜山楊氏曰非也湯之伐桀雖其家有不悅之言
憚勞而已毫衆憚於征役故湯諭以弔伐之意若
夏之人則不然曰時日曷喪予及汝偕亡故攸徂
之民室家相慶簞食壺漿以迎王師湯雖欲不征
不可得矣文王之時紂猶有天下三分之一民猶
以爲君則文王安得而不事之至於武王而受罔
有悛心賢人君子不爲所殺則或爲囚奴或去國
紂之在天下爲一夫矣故武王誅之亦不得已也
由此觀之湯非樂爲任而文王非樂爲清也會逢
其適而已

伊尹是
兩截人

虛心以
爲天下

程子曰伊尹之耕於莘傳說之築於巖天下之事
非一一而學之天下之賢才非人人而知之也明
其在我者而已

朱子曰伊尹是兩截人方其耕於莘野若將終身
焉是一截人及湯三聘幡然而往便以天下之重
爲已任是一截人

張子曰稽衆舍己堯也與人爲善舜也聞善言則
拜禹也用人惟已改過不吝湯也不聞亦式不諫
亦人文王也皆虛其心以爲天下也

程子曰五帝公天下故與賢三王家天下故與子

是亦至
公之法

白言無
人如此
說

論善之盡則公而與賢不易之道也然賢人雖得而爭奪與焉故與子以定萬世是亦至公之法也○堯與舜更無優劣及至湯武便別孟子言性之反之自古無人如此說只孟子分別出來便知得堯舜是生而知之湯武是學而能之文王之德則似堯舜禹之德則似湯武要之皆是聖人○聖人無優劣堯舜之讓禹之功湯武之征伐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伊尹之任周公在上而道行孔子在下而道不行其道一也

胡五峯曰堯舜以天下與人而無人德我之望湯